



# 雪游公冶长书院

◎姜佃友

端坐在城顶山怀抱里的公冶长书院，是安丘的旅游名胜。

公冶长乃儒学大家孔子的徒弟，复姓公冶，名长，字子长，春秋时鲁国人，在孔子的“七十二贤人”中，公冶长名列二十。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孔子的女婿。能被孔子选中做女婿，除了在学习方面有所造诣，人品同样重要。公冶长没有像子夏那样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对鲁国国君的数次邀请，他皆辞而不就，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，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士。

学识渊博，人品好，且看淡名利，这就是我敬佩公冶长，多次前来拜谒公冶长书院的原因。

“明日乃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，我们再去爬城顶山拜谒公冶长先生去？”好友微信留言，我回复：“天气预报明天有雪，车能上去吗？”“应该下不大，我们把车停在山下，爬上去，没问题的。观赏雪景乃大雪节气之习俗，雪中的城顶山定有另一番情趣。”好友极力怂恿。

大雪，是进入冬季的第三个节气，标志着仲冬时节拉开序幕。翌日清晨，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零星的雪花。雪花一路追逐着疾驶的汽车，有种人在画中行浪漫之感。将车停在山脚下的彭家庄村，沿石阶一路向上，晶莹剔透的雪花在疏朗的天空中飞舞，就像一只只白蝴蝶翩翩起舞，用曼妙的舞姿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“怪了，怎么一路上没听见鸟鸣呢？”我疑惑地自言自语。其他时节来，满山的鸟鸣声此起彼伏，城顶山就像一口煮沸的锅。好友接口道：“古人将大雪分为三候，其中一候就是鹑旦不鸣，意思是天气寒冷冻得鸟都不叫了。”怪不得“二十四节气”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，我在心中暗暗竖起了大拇指，为先祖们点赞。

从阳坡看上去，城顶山像个端坐在圈椅上的老人，微凹的胸膛与两侧微屈伸的胳膊，形成了一个U型的怀抱。公冶长书院就藏在这U型的穹顶处，既有山体的强大阻挡，又有密林的温柔遮掩，乃读书修德的绝佳去处。进入书院，我直奔公冶长祠。迈入祠堂大门，迎面是一面影壁墙，黛瓦白墙，“传道授业”四个隶书大字正是公冶长一生的写照。影壁上还有古藤覆其顶，古韵盎然。院内东西各有一座四角石亭，亭角高高翘起，如鹏鸟展翅欲飞。亭下各有古石碑一块，上书明清两代整修公冶长祠的史实。绕过一个个大大的香炉，步入正殿，只见“公冶长”端坐在木椅上，目露慈光，神情恬淡，一副专注读书的模样，似乎正为书中的辞章陶醉。

遥想当年，公冶长远离礼崩乐坏的人世喧嚣，遁入此处潜心读书，累了，歇歇身边苍翠欲滴的绿树，望望远处如黛的连绵群山，或者晒晒太阳，听听鸟鸣。渴了，喝口清冽甘甜的山泉水。饿了，一饭一蔬便能裹腹，而后精神饱满地为学生们讲读。先生于简朴悠然中传承着孔子教书育人的遗志，恩泽四方，完美诠释了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的精神内涵。

朝代更迭，战事频起，尽管藏在深山密林之中，公冶长书院也未能逃过劫难。关于公冶长祠重建，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是明成化年间安丘县令陈文伟的《公冶长书院记》：“成化丁酉前二月壬申，因公务往沂水，道经其地，驻马止宿，往寻其迹，至则四壁俱废，一址独存，遂计匠作工役，不日告成，谢君之心为不负矣。”

作别公冶长祠，雪越下越密，四野皆笼罩在一片茫茫之中。不到山顶不罢休，我俩继续拾级而上，待气喘吁吁登上山顶，雪却骤然停了，太阳放出万道金光。站在齐长城遗址上俯瞰四野，好一派薄雪点染、澄明静谧的北国风光。

雪越下越密，四野皆笼罩在一片茫茫之中。不到山顶不罢休，我俩继续拾级而上，待气喘吁吁登上山顶，雪却骤然停了，太阳放出万道金光。站在齐长城遗址上俯瞰四野，好一派薄雪点染、澄明静谧的北国风光。

## 诗韵潍坊

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合办

### 瞻仰淮海战役

#### 烈士纪念馆

◎高立基

历史丰碑社稷覆，万千英烈塔台眠。延安誓画战淮海，将士鏖锋灭敌坚。炮火轰鸣粮弹送，民工浴血独轮旋。战神筹帷惊天地，忠魂凝铸诗史篇。

### 小雪节后题柿树

◎何远见

木叶随波去，惟留几柿红。不言长抱守，日夜度从容。

### 卜算子·落叶

◎庄兰香

抖落一身鳞，卸下千斤负。还自轻身好罢官，让与梅花主。伞状是钢常，庇护凭风度。抱得斜阳一抹痕，不问来生处。

### 孟冬抒怀

◎谭丽华

橙黄橘绿气幽微，菊散菊残衰色围。对镜年华添雪鬓，骋怀天地敞心扉。寒侵紫陌霜愈重，风折丹枫叶正飞。万物荣枯元有数，阳生梅底报春归。

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### 雪中月季园

◎刘锡升

杨柳从来望露衰，月季公然冒雪开。百花争下台，一花独上台。

## 守望乡愁

### 故乡的小河

◎杨金亭

我们村有个很有特色的名字——卧铺村。村边有两条小河，村东的那条叫新塌河，村西的那条叫老塌河，两条小河都紧靠着村庄。我家住在老塌河东河岸上，小时候，母亲经常对着小河喊我的小名，叫我回家吃饭。我们那帮孩子就是在小河水里长大的。这里是我们的乐园：冬天，我们在冰面上滑冰、打木瓦；夏天，我们在河水里捞鱼捉蟹、游泳嬉闹。傍晚，母亲们举着长长的秫秸，赶鸭子似的赶我们回家睡觉。

这两条小河都是人工河，来之不易。

老塌河是一百五十年前，卧铺村一个叫侯盛亭的农民带领附近十三个村的村民挖掘的。那年头，每到雨季，淄河、阳河、耀龙河的水由南向北倾泻而下，卧铺村和周围村庄就会变成一片汪洋，庄稼颗粒不收。侯盛亭不忍乡邻深受洪涝之苦，动员组织周边十三个村的青壮年劳力，千辛万苦挖掘了一条长十公里的顺水沟，把水引入小清河，流入大海。这条沟经过洪水不断冲刷，逐渐变成了一条河道，人们叫它塌河。有了这条河，消除了水患，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。侯盛亭去世后，十三个村的村民捐资在河岸上为他立了石碑，碑身上刻着他的事迹。

新塌河于1969年开挖。为了加大上游的排洪力度，昌乐地区组织寿光、临淄、益都三县的3万余名民工，于当年4月初动工，后因暴雨，大海潮被迫停止。至1969年冬，重新开挖。他们用的是铁锹、挑筐、手推车，又逢天寒地冻，北风凛冽，工程进展缓慢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竣工。

这两条塌河水都流入小清河，直通大海。随着海水潮汐的变化，这两条小河都有涨潮落潮。涨潮时水向南流，落潮时水向北退去。若你站在卧铺塌河大桥上，看那潮起潮落，似乎能感受到大海脉搏的跳动。有了这两条小河排洪、控淤、治碱的作用，两岸的荒碱地变成了良田沃土，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

如今，寿光北大洼人民早已挑起让土地更肥沃、河水更清澈，人民生活更美好的重担，砥砺前行，把新老塌河两岸的荒碱地建设成了田、沟、路、桥配套的粮棉基地，以及科技感满满的蔬菜种植大棚，一幅大农业机械化、现代化的美丽画卷正在不断延伸，造福后人的传承生生不息。

## 朝花夕拾

### 邻居的花园

◎拂尘

我放“牛”的时候，总是一成不变走相同的路线，不是我不愿改变，而是躲不过那头“牛”。“牛”是我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。

人如果一年到头总是重复一件事情，大概就会像我一般犯迷糊。好在，还有个季节转化，那些新发的嫩草、无声的花开、挂霜的枫叶与簌簌的白雪，提醒我日子是新的。要不，我真以为困在了时间的洪流里不能走出。

好在，我遇到了一位刷新我认知的邻居。确切地说，刷新我认知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他做的事。我并不认识他，仅从他穿衣打扮、动作表情这些小事中，判断他是循规蹈矩的人。我很少见他换过衣服，更少见他拿捏过表情，好像他的表情是副面具，就那么无动于衷地挂在脸上，我还从没见过表情管理如此到位的人。但他所做的事，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过我的生活，并引发了我对生活的一些思考。

他是个很特别的人。起先，他住的一楼南窗有片空地，杂草很旺，把冬青骚扰得瘦骨嶙峋，“牛”每次走到那里，都会撒欢打滚。忽然某天，我跟“牛”再去，杂草不见了，覆了层细软的沙土。“牛”愣在那里，大惑不解，拿眼睛瞅瞅我，再看看空地，犹豫着该不该进去。我瞥了眼窗户，窗子洁净光亮，掩着白色窗帘，上面点缀着几朵蝴蝶穿花图案，有风吹过，帘卷舒舒，那些蝴蝶就婀娜多姿地往窗玻璃上“飞”。

第一次见到房子的主人，在一周以后。那会儿，空地圈了围栏，装了很多可爱的白色小栅栏门，一条鹅卵石甬路通往空地中央。里面已种了一棵紫薇、一株火棘、一丛笃斯越橘和一簇玉簪球，都长得明丽动人。他穿着家居服，弯着腰，拿着花铲和水管，头都不抬。我真想跟他打声招呼，可他始终忙碌着，注意力全在他的花木上。“牛”可不似我般矜持，早从冬青找到个空隙，斜欠着身子钻进去。先在沙土上滚了几个滚，继而像个侦察兵，挨个把花木探索一遍，感觉不错，抬起后腿，滴了几滴尿，以为占据了地盘。那人停住手头的活儿，站起身，蹙起眉。他尽管没说话，但我从面具上看出了不悦，于是赶紧威吓几声，喊着想套近乎的“牛”悻悻离去。

有希望就有期待，往后，我跟“牛”更加心有灵犀，睁眼就往花园跑。我站在冬青外，一站站好久，看新种的花草，看新搭的棚架，看果树结了果没有……有次，我还在一棵苹果树枝上发现了一只翘着尾巴的戴胜。偶尔碰到花园的主人，他依旧不睬我，仍蹙起眉睨视“牛”。尽管如此，我仍对他充满感激。是他，让我触摸到平凡人生中的色彩斑斓的乐趣。

路上，我想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座需要打造的小花园，学会用心经营，就会从中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，无论这意义多么微不足道，价值多么不名一文，都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喜悦。

此后每个清晨，我依旧跟“牛”走那段路，但心境却变了。我步履轻盈，充满期待，脑海中塞满新奇的念头，那个特别的人、那个他亲手创造的花园，今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



## 光影潍坊

摄影：常方方  
拍摄地点：临朐嵩山

## 冬天的遐思

◎杨炳阳

冬天的脸，灰蒙蒙的，神秘秘，没有天然和质朴的旋律，风紧得刺骨。冬天就是这样以严峻的姿态让我神清气爽，令我时时直面这样一个问题：冬天是生命的孕育，还是生命的终结？

是冬天总是寒冷，寒冷可是春天的梦想。是冬天总是残酷，残酷可是生命的希望。瞧，苍鹰在冬天展翅飞翔。瞧，是谁在冬天的领地放飞风筝？

我无法改变自然的韵律，却可以改写生命的历程；我无法回避冬天的严酷，却可以矫健生命的脚步。

冬总是要过去，但寒冷却总会凝固在思想之蝶的翅膀上。冬天总是那样随意而去，但残酷却总会露露在心灵之湖的碧绿里。

面对苍茫的冬天，我也弄不清，冬天，你为什么要用生命的筹码，加载冰冷和寒流，去催熟一个五彩缤纷的春梦？许是如此冷酷，冬天的每一刻才令我刻骨铭心。

一切都无从拒绝，一切都无所畏惧，风霜雨雪的日子，谁的目光能射穿寒彻的时空？今夜月光如霜，滚滚的寒流向我射来，我依然迎风而歌，用我的身躯劈开寒与冽的空间，用炽热的血和放飞的心，播种我的希

冀，唱出冬天的壮阔与壮美，坚定不移我的无怨无悔。

心想冬天只要嵌满我的思想，即使是一缕生机，也能长成一风景。其实冬天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季节，冬天是一个灵魂升华的程序，没有冬天的自然和人生其实都是一种欠缺。

站在冬天的高地，有鸟飞过天空，那样坦荡安然，由不得我不坚信，只有弱者才会迷失在冬季，不知道来路和去路。

瞧，在冬天的极地，嫩绿的生命如黎明的曙光拨节在我们的心理。

## 永恒的思念

◎冀庆勇

十六年来，院子里的石榴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春夏秋冬，四季循环；而村西那条洗耳河，却终年不息，一路向前，就像我对母亲的思念，从来没有断绝过。

母亲姊妹七个，排行第三。妈妈说，母亲从小学习很好，上初中时，曾担任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；因为姥姥去世得早，大姨二姨出嫁后，母亲上完初中就被迫中断了学业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

姥爷家住洗耳河下游的一个小村子，河边一条南北小路，正是我去姥爷家的必经之地。在这条小路上，我认识了洗耳河，也知道了母亲的诸多往事。

母亲说，她小时候，村东的洗耳河清澈见底，鱼虾游弋，水底很多泉眼泛着小水泡，泉水甘甜可口；平时，她经常来这里挑水浇园，捶石洗衣；清晨，当河面上还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她已经打水回去，给我早起的老姥爷茶喝；在村里小学当民办老师时，还多次带着她的学生们来河边读书。

由于那时村里初中毕业生很少，大队先安排母亲教半工半读、夜校和识字班，后来又让她教小学。母亲经常白天半天上课，半天带着学生们参加割麦子、拾麦穗、刨山药、切地瓜干之类的生产劳动，回家还要操持家务，晚上再去给夜校的学生上课。

母亲从小做事一丝不苟，无论家里、坡里，还是学校的教学工作。有的学员家里不支持上学，母亲就一次次上门做其父母工作；有个小学员摔伤了腿，母亲就天天背着她上下学，一背就是半个多月；成年入学文化慢，母亲就自编口诀和顺口溜帮助他们，还经常晚饭后在家里挂个小黑板，把白天没空上学的学员带到家里单独辅导。母亲因工作出色，多次被公社评为优秀团员、优秀教师，曾在全公社大会上被领导点名表扬。

“一根蜡烛两头燃”，母亲奔波在学校、家里、坡里之间“三线作战”，终因劳累过度，积劳成疾，留下了腰疼的病根。母亲常说“要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。虽然腰有毛病，但像缝缝补补、洗衣做饭、推碾、烙饼这类活儿，母亲总是坚持干，还让我跟着学。腰疼得厉害时，就躺在自制的小褥子上烧火做饭。她还学会了做鞋子，有空就纳鞋底，学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，缝纫机“哒哒哒”响个不停。

家里喂的鸡鸭，下的蛋除了给我和妹妹吃点，其余的母亲全部拿到集上卖掉，换成柴米油盐，自己从来不舍得吃。日子虽然清贫，但母亲平时总能变着花样，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母亲从小还喜欢谚语。除了教我和妹妹

认字、背诗、学算术，她常说“人穷志不穷”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只有好好学习，才能改变命运，成为一个可用之才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上小学了。学校在村西头洗耳河边的一个小庙里，虽然与我家相距只有六七百米，那时却感觉非常遥远，要穿过好多条七拐八弯的胡同才到。

父亲要上坡，母亲便尽量送我去上学。路上讲的故事大都忘记了，学的谚语像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”“师傅领进门，巧妙在个人”等，却多数记在了心里。这条小路，也因为有了母亲的陪伴，变得格外温馨，成为我们四十年母子情缘中一段最难忘的回忆。

后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。

永远不会忘记，在那些清贫的岁月里，母亲用这种方式，把“知识改变命运”和“与人为善”的思想，以及对命运永不屈服的精神，浸润到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生命中积极向上的力量源泉。直到今天，母亲教的很多谚语，我还是经常在一些场合瞬间想起，历久弥新。

洗耳河流啊流，历经岁月的沉淀，从远古流到今天，带着无尽的思念，奔向大海，流向远方……